

种蚊烟

■三箭草

这个夏天，“基孔肯雅热”疫情备受人们关注。“基孔肯雅热”的称谓很拗口，我在互联网上查阅，原来“基孔肯雅热”也不算是一种新疾病，由花蚊子传播。说起花蚊子，无人不知，叮咬起来奇痒无比。为了防止被蚊子叮咬，眼下有很多防蚊、灭蚊手段。再说，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随着环境卫生的不断改善，蚊蝇孳生地少了，由蚊子传播的疾病也随之大为减少。

我年少时曾深受蚊子传播的疾病所折磨。九岁那年，我已经上学了。一天放学回家，我拿上草蓆准备去割草，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很快就如筛糠般地颤抖起来，牙齿“咯嗒嗒”地响个不停。我躺在床上，拉过被子盖上。一条被子不管用，还是抖得厉害，连床架子都吱嘎作响。我想再拿条被子来，可连起床的力气都没了，只得蜷缩在被窝里。母亲收工回来，见此情景，摸了摸我的额头说：“烫得厉害，发烧了！”我也觉得自己像躺在蒸笼里似的，浑身如着火一般。寒战倒是渐渐地停了下来，头开始痛得像要裂开似的。母亲递给我一碗水，我喝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醒来，虽然身上汗水湿透了衣衫，感觉倒是舒服多了。母亲说：“是不是发了个‘野寒热’？”我不知所以然。

到了第二天，我感觉神清气爽，又快快乐乐地去上学了。可到了第三天下午，寒热再次来袭，还是全身发抖，盖三条被子都不管用。接着发烧，依旧头痛如裂。一阵折腾后，大汗淋漓，接着人又完好如初。接连几天都这样，父亲说是发“寒热头”了。父亲口中的“寒热头”，其实就是疟疾，是被蚊子叮咬引起的。看到我被疟疾折磨，父亲很担心，送我去西塘医院治疗。医生给我配了几颗药片，说是治疗“寒热头”有特效。那药片像粒白色纽扣，无法囫圇吞下，为了治病，只好掰碎了才勉强服下。服了药，“寒热头”居然好了，而且没再复发。

为此，我十分憎恨蚊子。恨归恨，可对付蚊

子毫无办法。当时扑杀蚊子只有滴滴涕、敌敌畏等杀虫剂，是剧毒农药，对人体危害极大。这些农药还特别珍贵，都用在防治农作物虫害上。而且气味难闻，不宜在室内喷洒。那么，对付蚊子有什么好办法呢？彼时农村常用的驱蚊办法是“种蚊烟”。

以前，夏季农事繁忙。农活没完没了，干活没日没夜。凌晨，鸟鸣声声，天才蒙蒙亮，农民早已在田间干活了。太阳西沉，天都黑了，人们手里的活还忙着呢。直到蚊子上场了，人们这才拖着两脚烂泥回家。接着，去门前的小河里洗个澡，清清凉凉的河水把身上的燥热赶跑了，一身疲惫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忙碌了一天，该安抚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了。乡间的夏夜，人们都在大门外摆开椅子吃夜饭。星空熠熠，凉风习习。大家敞开门，东扯西拉，没完没了，场头顿时闹猛（热闹）起来。

吃夜饭，尽管是咸菜、薄粥，但还是吃得很香。哪知道，四野里的蚊子闻到气息，立刻倾巢而出。想吃口太平饭，谈何容易？蚊子悄无声息地叮上人们的肌肤，不痛不痒地吸着血。等发觉了，蚊子早已吸饱了肚皮，还留下奇痒无比的蚊子块，让人生恨。“哎呀！这蚊子实在太可恶了，咬得这里痒那里也痒，吃顿夜饭也不太平！”于是大人发话了，“小把戏，快去‘种蚊烟’！别吝啬稻草，放心烧！”

年少时，觉得“种蚊烟”特好玩。那么，何为“种蚊烟”呢？种，即播种；“种蚊烟”，即“播种”驱蚊的烟火，这说法很形象。有了大人的首肯，小把戏最乐意玩火玩水什么的，赶快行动起来。稻草是“本作业”，柴堆一个连着一个，要多少搬多少。再是场边乱柴、垃圾到处都是，野草唾手可得，烧掉了更清爽。把材料汇集起来，在场子的上风头堆个小墩。用火柴点燃底层的干稻草，火苗“哗哗破破”燃开了，倒上垃圾、乱柴，再压上青蒿、蓬草什么的，火势便被压住了，随后浓烟滚

滚而起。

“种蚊烟”，要的就是烟雾。也不知是何道理，烟雾居然把蚊子赶跑了。我始终不明白，是不是烟雾把蚊子熏迷糊了？蚊烟堆一旦燃烧起来，就得及时压住明火。因为明火旺了，烟雾就小了。得及时用湿稻草盖上，或往火苗上泼点水。在“扑哧”声里，明火很快被控制住了，烟雾随之喷涌而出，蚊子落荒而逃。

别小看乡间的蚊子。它们会汇集一起，组成一个偌大的蚊阵。蚊阵黑压压一片，像一朵乌云，像一只大漏斗，更像一张撒开的渔网。它们扑面而来，大有吞噬万物的架势。看看都肉麻！蚊阵还会像旋风一般地向场头袭来。赶紧拿把稻草点燃了，手持火把冲向蚊阵，使劲撩几下，看似强大的蚊阵顷刻间散了。

农谚道：“早西夜东风，日日好天空。”夜晚的东南风如丝绸般迎面拂来。夜色明朗，空气清凉。吃过夜饭，人们开始自得其乐地乘风凉。大家汇聚一起，家长里短，谈兴正浓。小把戏玩得忘情了，身上直冒汗。大人说：“可以歇歇了。”没多少工夫，蚊烟堆上的烟雾渐渐散了，蚊子又趁机作起妖来。于是，有人忙不迭地用手掌拍，也有人“啪嗒啪嗒”地用蒲扇赶，可蚊子闻到了肉香，哪肯放弃。“赶快给蚊烟添点料！”大人发话了，小把戏又玩开了。

乘风凉，少了蚊子的干扰，老人多了夜唠的兴致，什么“七侠五义”，什么“骂头（方言，指呆傻）女婿”，故事讲得有板有眼，小孩子听得入了迷。当然，女人们家长里短，唠唠叨叨，也是十分投缘。男人们少不了议论起田里秧苗的长势，期盼秋里有得好收成。都说在谷堆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情景很动人，同样，在蚊烟堆旁听父辈们讲那期盼丰收的憧憬，也十分引人入胜。

东南风轻轻吹来，纳凉场上，烟雾缭绕弥漫；蚊烟堆上，星火一闪一亮。“种蚊烟”，“播种”的是过日子的智慧，获取的是生活的安宁。

颂先贤张天方先生

■潘天雄

人生磊落昂刚气，跋涉辛劳建事功。
秋露凝霜稽史籍，春风化雨育良工。
吉光集萃归家巷，鸿爪存泥识此中。
布袜芒屨怀四海，清新杖履一髯翁。

读书报国岷峨志，故土沦亡恨愧情。
拒伪辞严扬梓里，演兵愈激护乡旌。
戈亭诗赋倭魂惧，天目文章虎帐雄。
桃李为蹊花不语，大师典范贯长虹。

河桥头

■阿斌

江南的村落都傍着一条或大或小的河，
河边有一个个河桥头。

当年的河桥头很热闹，
尤其到了夏天，
村子里一群“狗刨式”像下饺子一般，
一会儿从河桥头游出很远，一会儿潜入
水中，一会儿在水面游离……
从太阳还未落一直泡到太阳落山，
夏天的河桥头连接的是天然泳池。

在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河桥头就是
免费的自来水龙头：洗菜、洗衣服……

河桥头有着太多与老村庄有关的故事：
用船载稻子，用船装造房子的材料，甚至
新娘子们也都是河桥头迎娶的……

河桥头旁种了樟树，还有芦苇，
夏天的太阳落后，村里人就坐在河桥
头、樟树下、芦苇旁……
等风来，或在风中聊个天南地北。

那时候的河桥头就是江南乡下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如今，村庄还在，河桥头也在，只是远没
有当年那样热闹，静静的，一不小心就成了很
容易被遗忘的角落。

梦中的桃园

■李源

三里桥村的老同学送来一箱自家种的桃子，
让我尝尝鲜。一口咬下去，桃肉甘甜爽脆，很有
嚼劲，味道绝了。吃着手中的桃子，我的思绪也
随之飘到了从前。

小时候，老家的东面有一片桃园，记得爷爷
说过以前那里是一片桑林地。“买不尽松江布，收
不尽魏塘纱”，那时嘉善很多农家以养蚕为业。
养蚕业没落后，这片空地就种上了桃树，一来
可以增加一些绿荫，二来可以收获一点水果。

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深情
地唱出了对故乡的思念和神往。如同这首歌曲
一样，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桃园芬芳吐蕊，繁花
似锦，望去像绯红的云彩，蜜蜂和蝴蝶在桃林之
间跳来跳去。诗经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指
的大概就是这种美景。

说是桃园，其实也就十几棵桃树，但这足以
成为我童年自由自在玩耍的乐园。每次我因为
顽皮闯了祸，会立刻躲到桃林里，获得片刻的宁
静，不过这样让父母好一顿寻找，挨骂也是免不
了的。

不要以为桃林里没有其他活物，其实“朋友”
多得很哩！随处翻开一块断砖，一条暗红色的蚯
蚓或许就懒洋洋地扭动着身躯，嗔怪我惊扰了它
悠长的梦，赶忙又钻入地下去了。蚍蚍的叫鸣声
吸引住我的耳朵，然而这小东西总是很机灵，等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寻找抓捕的同时，它总会扑腾
一下溜之大吉，并得意地举起翅膀朝我欢叫一
声，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轻盈的麻雀随处穿
梭，偶尔也会飞到桃林里叽叽喳喳争论不休。有
时树下的地面上会隆起一个中空的小土包，好像
是一座微缩版的火山，那便是蚂蚁的窝。我几乎
能花上大半天时间趴在蚂蚁洞口，目不转睛地观
察这些微小的生物不辞辛劳地搬运各种“货
物”。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小虫共同生活在这
片桃园之中，夜阑人静的时候，留神听的话，还能
听得到它们的“四重奏”呢。当然也有桃叶被可
恶的害虫蚕食的时候，父亲就会背来农药壶一棵
棵仔仔细细地喷洒，将它们消灭干净。

《西游记》里的玉皇大帝曾做出一个错误决
定，居然让一只猴子去管桃园！可能属猴的缘
故，我最关心的也是桃树有没有开始结果。自从
桃花凋谢，果子就慢慢开始长出雏形，一天天地
饱满浑圆起来，总是给我一种“桃子可以采了”的
错觉。

终于到了采桃子的季节，父亲搬了把凳子，
并把我喊去，让瘦小的我帮忙拎着大大的篮子。
不一会儿，桃子便满满地装了一篮，着实让我的
成就感爆棚。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种桃专业户，经
验不足，所以收获的桃子总体个头不大，又青又
硬，甚至不乏许多虫蛀的痕迹，然而我把桃子洗

干净后，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桃林之间有狭长的空地，踩得次数多了，便
平坦起来。夏日，高大的桃树枝繁叶茂，隐天蔽
日，在桃园里却有一丝凉意。随手找来几块红
砖，立马便搭起一个斜坡，于是我叫来几个小伙
伴一起玩起了“弹弹珠”。不过我们的玩法有些
不同，要把弹珠沿着自己的眼角处释放下来，准
确无误地落在斜面的砖头上，比谁的弹珠滚得
远。这种游戏，身材高大的小伙伴就会明显占了
优势。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日暮时被父母喊
回家吃饭，桃园里的欢声笑语才逐渐散去。

唐朝的崔护有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
旧笑春风。”这些同村的小伙伴后来各奔前程，
搬去了城市居住，其中当然也包括我。桃园里
的树因为缺少打理，最后都被蛀空了。父
亲二话不说，索性把它们全部锯下来当
柴烧，桃园就此消失。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桃园的记
忆停留在儿时，它却时时闯入
我的梦乡。老房翻建以后，母亲
总觉得先前的桃园拥有大块
空地，荒芜了可惜，便种了
点蔬菜，问我还种点什么
好。我想了想说：“种一
棵桃树吧。”

处暑

■梁铮

穿过林子，就看到了野猪林
当然，这是一场戛然而止的梦

暑气将去，童年已过
成堆的蝉爬上枝头，庆幸天黑
尚未结尾的秋风，顺手持了持伍子塘

城墙上的月光，有些心结
站在桥上，听落叶在和谁说话
八月的河水，一直沉默

这一天，与往日并无两样
高温未曾退散，添衣还须等待

在那边， 海的味道

■陆勤方

把你我心中都在意的味道
放在海边，放在没有想象的那个沙滩、淤泥
海那边有风景
风景的书写方法就是潮水来来去去

那么，还是让远山衔着落日余晖
离开，只带点不可忘却的记忆

喝茶记

■阿欣

自从前几年戒了酒，我就和茶
交上了朋友。

早上，先去菜市场转一圈，然
后在小区附近的“五芳斋”吃一只
嘉兴肉粽或一客烧卖，回家就泡上
一壶醇茶，一个人作沉思状坐上一
两个小时，其实心里什么都没想，
只是如老僧入定般在虚无世界里
漂游。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
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
散……”据说五碗六碗可以通仙灵
了，所以饮茶者都长寿，或者说长
寿者都喜欢饮茶。比起“酒入愁
肠，化作相思泪”，我更愿相信“茶
亦醉人何必酒”。

我有一把仿名壶“龙头一捆
竹”的紫砂老壶，用来泡红茶相当
合适，泡出来的茶汤细滑醇香。可
惜茶盖不小心被打碎了，一直非常
遗憾，那么多年就像少了她在身边
一样。有一次曾在马路的对面突
然看到她一个人走着，我强忍着冲
动，不敢去打扰，或者说不忍去撕
开已愈合的伤口。正如一首歌唱
的，“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情感就如那把被打碎了盖子的老

壶，永远缺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中午，我一般稍眯一会儿，就
去茶叶市场喝茶。那里的经营者
大多是福建、安徽一带的商人，他
们的老家是大红袍、金骏眉、正山
小种和祁门红茶等名茶的出产
地。他们的工夫茶手艺娴熟，可让
人一边欣赏茶艺，一边饮茶修心。
一杯好茶，一是观茶形，二是看汤
色，三是品口感。品茶如品人生，
每一片茶叶都如同人生中的每一
段经历，承载着自然的韵味与时间
的印记。

茶叶市场里福建人和安徽人
的“斗茶”很有意思。前几年普洱
茶被炒得很热，一饼陈年老茶动辄
可以卖大几千的价格，我也稀里糊
涂地跟着去凑热闹。一次在一家
卖安吉白茶的小店，年轻的女掌柜
用山泉水泡了一壶明前茶。好茶
不怕泡，在沸腾的开水中，一片片
茶叶舒展开了纤细的芽尖，形如蕙
兰，白毫显露，色泽翠绿。我细品
一口，回甘清爽，直叹“南方有嘉
木”。女掌柜说家里有半座山的茶
园，她自小随家人种茶卖茶，好茶
不压饼……她的一句话让我如梦
初醒。

“茶禅一味”，让我常从一碗茶
水里学古人的处世之道。
九万里悟道，终归一壶醇茶。